



书坊周刊·书香



严歌苓： 没有定力的人 是不会幸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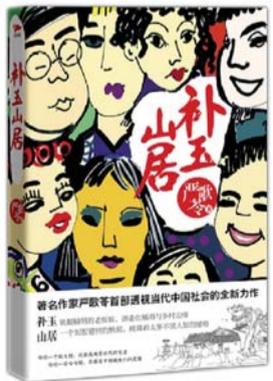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师文静

▲ 严歌苓近照

严歌苓有着传奇的一生，而无论写作还是编剧都堪称优秀。严歌苓享誉世界文坛，被称为天才作家，有这么大头衔的人却也非常友好，喜欢谈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写作、自己的生命感悟。严歌苓称，她非常不愿意让别人失望，所以能答应都答应。也是因为正处在写作的最佳年龄阶段，最近几年出版的作品才会比较多。严歌苓说，早晨女儿和丈夫都要出门上学上班，整个家会空一整天，做什么？还是写作吧。

作者简介

严歌苓，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作品有《少女小渔》、《小妹多鹤》、《第九个寡妇》、《扶桑》、《穗子物语》、《金陵十三钗》、《寄居者》、《陆犯焉识》、《补玉山居》等。



《补玉山居》
严歌苓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出版

编辑 曲鹏

>> 都市人需要一个模糊身份的地方

齐鲁晚报：您的新作《补玉山居》很贴近当下都市人的心态，怎么会想到去写一个城郊的山居客栈里发生的故事？

严歌苓：这也是我自己切身的体会。几年前我偶然去北京平谷的一个山居去住，还住过另外一个山居。在那里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还认识了一位非常不平凡的山居老板娘，从她那儿知道山居是如何建起来的，生意怎么样。后来我又去了，可是发现山居不像之前那么火了，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把小山村的生意都挤没了。这件事情触动了我，小说里的山居客栈和老板娘补玉

都是有原型的。

齐鲁晚报：人们在山居隐藏身份，山居则似乎成了一个世外桃源。

严歌苓：到“补玉山居”来的人，都带有自己的感情秘密，他们不是夫妻，不是表面上的男女关系，他们在补玉山居短暂地停留，去发展在补玉山居的故事，然后结束。停留者的故事，在老板娘补玉的眼中都是非常美好的。小小的山居，像是都市人的避风港。在山居里大家都隐去真实身份，过一段非常放松的生活，并且放下压力。在大都市生

活的人，有时候需要去一个可以模糊身份的地方，度过一个心灵的假期，让自己与都市生活隔开一段距离。

齐鲁晚报：那您自己平常如何释放压力呢？

严歌苓：其实我也经常需要空白一下，空白对我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不读书不写作，不做任何事情，煮一杯咖啡坐着发呆。让自己空白才能不断地给自己心灵空间，而人的觉悟也才能产生。人的认识需要飞跃，人就需要不断地觉悟，空白一下，人的能力和才华才能成长。

>> 我想抓住一样东西就会孤注一掷

齐鲁晚报：《补玉山居》中的周在鹏是一位作家，他起初坚持自己的创作理想，后来下海经商，最后成了一味迎合大众的编剧。对这个角色的设定，是否与您对作家这个群体的认识有关？

严歌苓：其实周在鹏这个人物也是有原型的。在中国下海大潮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但是我听说了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卷入经济大潮的故事。这里面不少作家的“下海”成了错误的转折，并未如愿。

很多人以为拥有了物质的时候，物质带来的享受可以超过任何其他东西，从而没有了物质之外的向往。其实物欲横流导致每个人失去定力，大家需要拼命地赚钱，这其实是一个悲剧。天分、用功和定力对于作家的写作很重要。在国外，很多作家很成功，但是物质却非常不足。比如我非常喜欢的作家纳博科夫，他在生前生活并不富足。

齐鲁晚报：周在鹏作为作家的困惑，您会有吗？

严歌苓：我的性格不容易困惑，我想抓住一样东西就会孤注一掷地去获得，而得不到我也不会后悔。我很想得开，不会因为外在的荣誉、金钱而影响心情。其实没有了定力的人是不会幸福的。这是一个境界的问题，很多作家追求物质，想要更多的房产，并且以有多少套房产为目标。其实都拥有了又能怎样？最大的幸福是物质买不来的。可能买房子的那一段时间感觉自己挺幸福的，但是人的终极的满足不是这些。我现在每天写好一页文字，就觉得很有满足。

齐鲁晚报：这两年您连续出版了《小妹多鹤》、《寄居者》、《陆犯焉识》等小说，有人形容您是“多产、高质、涉猎广泛”的作家。您是否觉得自己正处于创作的最佳阶段？

>> 对自己所写的男性也很满意

齐鲁晚报：有评论说您已经把小说的类型都涉及了，跨越了军旅题材、移民小说、新历史主义等多种题材。这么多的尝试是否要不断地突破自我？

严歌苓：其实哪种题材能激发我、能打动我，我就写哪种。我的小说中，有许多是需要做功课，需要去体验生活的。准备写《第九个寡妇》的时候，因为没有农耕的经验，我感觉无法动笔，就到农村去体验生活，犁地、刨红薯的工作我都做，还学到了很多农业知识。不见得这些知识都用到自己的小说里，但是有了这种农耕经历，在写作的时候我心里就有底了。

写《小妹多鹤》的时候，我去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体会了一下“多鹤”的生活环境。写不同的

题材就做不同的功课，有的小说需要准备很长时间才能动笔。

齐鲁晚报：您写了多鹤、扶桑、王葡萄、朱小环、文秀、霜降和补玉等众多女性形象，您希望这些人具备怎么样的共同特质？

严歌苓：我要让我的女主人公坚持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哪怕再渺小，那也是能够使她们的生命产生定力的。作为女性作家，我对女性的观察很多，写到女性心理尤其是女性之间的小秘密、悄悄话时，我都会切身感受。很多评论家都认为严歌苓写女性写得很好，她能写男性吗？后来我写了《陆犯焉识》，写了陆犯所经受的各种心理过程，对自己写的这个男性形象也非常满意。我还写过狗的心理、狼的心

理，这些需要下工夫去体验。作家就是要多活很多次，每个角色都要活一遍。

齐鲁晚报：您另一个身份是编剧。您觉得文学与影视的关系是怎样的，您在交出小说进行改编时会考虑哪些因素？

严歌苓：我非常爱看电影，看得很频繁，但是我从来不看电视剧。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可以有互补与互助作用，可以互为广告，它们相辅相成留存下来。现在的作品就是以后的历史，文学可以与电影相依为命留存下去。我希望我的每部作品改编之后都能拍得很好，但是我要做的是把自己的小说写好就行了。无论电影拍得如何，读者或者观众最先关注的还是小说。

新书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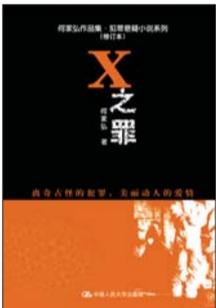
小说



新星出版社
张悦然 著
《竖琴、白骨精》

本书为80后“最富才情女作家”张悦然的短篇小说集，从《葵花走失在1890》，到《老狼老狼几点了》，跨越十年，用九种斑驳魔幻的色彩，呈现九个关于爱与疼痛的故事，剥离童话故事的外衣，裸露已千百次结痂的伤口……

悬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何家弘 著
《X之罪》

在一个偏僻宁静的山村里，一个村民突然死亡，被法医鉴定为过量服用了巴豆水，他的妻子被指控“通奸毒害亲夫”。故事的主人公究竟是“潘金莲和西门庆”，还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洪律师和宋佳历经艰险，终于查明真相。这个案件背后折射出来的渎职犯罪和司法权威旁落等社会问题，更发人深省。

译文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伊朗·丝芭·沙克布》
著

《安拉，别为我哭泣》是战争下的阿富汗妇女苦难生活与坚强求生的真实写照。女主人公锡林·戈尔从记事的时候起就开始躲避战乱，可是当她从一个懵懂少女成长为白发鬓染的老妇，战争也不曾结束。面对无休止的战争，随处可见的死亡，接二连三的屈辱、亲人的离散、被强暴而生下的小孩，不堪重负而逃离的丈夫，锡林·戈尔用纤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影评



中国华侨出版社
李孟潮 著
《在电影院遇见弗洛伊德》

作者从精神分析入手，评析近年来50多部热门的经典电影。通过层层剖析电影中的人物心理，带领读者看懂电影所表达的深意，并深刻反思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让人更好地认识自己、思考人性及生命价值。

女性



南海出版公司
杜韦刚 著
《养儿如修行》

本书讲述了一个年轻妈妈从怀孕之初到成为母亲的心路历程，展现了她作为一名普通女性在面临人生重大转折时的变化和适应过程。作者对人生的反思以及对生活和孩子真挚的爱，让她能够在身陷困境时理性对待，从而乐观地迎接新的生活。